语言科学 2012年5月
ISSN 1671－9484 CN 32－1687/G 第11卷第3期(总第58期)241－253

构式是一条语块链*

——构式语块分析法的理论框架

苏丹洁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美国 洛杉矶 90095－1540

提要 构式语块分析法是一种新的句法语义分析方法。文章探讨了这一分析法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以英汉存在句为主要例子讨论了该分析法的以下问题:1)主要观点:构式是一条语块链;2)主要研究问题:探讨人类语言句子层面的构式"是什么样"以及"为什么是这样";3)用于分析具体构式的方法论:从构式义到语块链的分析路径;4)"五层面四路径"的语法模型。文章分析10种语言里的存在句的共性,并以此为例说明人类语言句子构式的共性和个性主要体现在语块链的同异。文章认为,构式语块分析法可以为某些句法现象提供有效的分析方法,为进一步认识语法机制和语言共性补充一种新的认知功能视角。

关键词 构式语块分析法 构式 语块 理论框架 存在句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2)03－0241－13

1 引言

表示"某处存在某物"的存在句,是一种见于多种语言的句式。汉语学界一般将其句法结构分析为"主—谓—宾",语义结构分析为"处所—动作—受事/施事"。但这样分析有不少问题。

以现代汉语为例。

(1) 墙上挂着画。 (2)门口站着许多孩子。

陆俭明(2008a)曾指出,以往对例(1)、例(2)这种存在句的分析,无法很好地解释以下这些问题:1)"许多孩子"怎么可能是宾语?"许多孩子"作为"站"的施事怎么会在动词后面?2)"挂"的施事怎么不出现?3)一般认为宾语的语义角色不同,整个结构的语法意义就不同。可存在句虽然宾语的语义角色不同,但整个句子的句法意义还是相同的——表示存在,表静态,这为什么?对此,陆俭明(2008a)指出,"施事—动作"、"动作—受事"这种语义关系,在存在句里只是潜在的,"存在构式"里凸显的其实是"存在处所—

[收稿日期] 2010年10月16日 [定稿日期] 2012年2月22日

*本文初稿曾在"走向当代前沿科学的现代汉语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朱德熙教授诞辰90周年和陆俭明教授从教50周年"上宣读(北京大学,2010年8月),后改动较大。导师陶红印先生和周小兵先生曾就存在句相关问题加以教正,戴浩一先生和张敏先生曾当面赐正本文观点,Bernd Heine先生阅读了本文英文版初稿并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中肯的改进意见,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文错谬之处概由作者负责。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存在方式—存在物”的语义关系。

这种对“主—谓—宾”、“施—动—受”传统思路的反思，同样见于李临定(1982)和陆丙甫(1984，1987)的论述。他们同样认为，只用“主、谓、宾、定、状、补”这套句子成分分析句子结构是有局限的。在这种反思下，陆丙甫(1987)建议用“处所语・动词・存现物”描述存现句。

在陆俭明(2008a)运用构式语法解释存在句的基础上，苏丹洁(2010a)将存现句构式内部的语义单元视为三个语块(即语义块)。这三个语块的线性序列构成该构式的语块链：存现处所—存现方式—存现物。并提出构式由语块构成这一看法。于是逐渐形成了将构式和语块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句法分析法——构式语块分析法(陆俭明 2010；苏丹洁、陆俭明 2010；苏丹洁 2010a)。

运用构式语块分析法，不仅可以较好地解释存在句，对其他一些句式，如“把”字句(苏丹洁 2011b)、兼语句(苏丹洁 2009b/2011a，2012)，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解释。然而，构式语块分析法目前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思路。用它来分析句法现象，譬如存在句，也还只是个开端。本文进一步分析存在句，并以此为例阐述构式语块分析法的基本理论框架。

2　构式语块分析法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研究的问题

构式语块分析法(construction-chunk approach)是一种建立在构式语法理论(construction grammar)和认知组块理论(chunking)基础上的句法语义分析方法。其主要观点是：构式是一条语块链；其基本理念是：语言的句法层面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构式。构式义是认知域中意象图式在语言中的投射；构式内部语义配置的每一部分语义，一般都以一个语块的形式来负载(陆俭明 2009，2010)。构式由语块构成，语块序列形成语块链，构式义通过线性链接的语块链来表达(苏丹洁 2009a，2010a)。

如果单纯使用构式理论，将会面临下面这样的问题：对构式内部如何分析？[1] 怎么分析才有助于人们对该构式所表示的意义的理解？例如：

(3)草地上坐着两个小女孩。

这是现代汉语里最常见的一种存在构式的一个实例。[2] 如果用传统的句法上的“主—谓—宾”、语义上的“施事—动作—受事”来分析，其内部结构是：

草地上	坐着	两个	小女孩
主语/状语	谓语	定语	宾语
处所	动作		施事

运用结构主义层次分析法，其内部结构是：

草地	上	坐	着	两	个	小女孩	
1		2					1—2 主谓/状—中偏正
3	4	5		6			3—4 定—中偏正；5—6 述宾
		7	8	9		10	7—8 助词结构；9—10 定—中偏正
				11	12		11—12 定—中偏正

上面这些分析事实上无助于人们对这个句子所表示的意义的准确理解。那么构式内部该如何分

〔1〕 关于构式范畴的成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如 Goldberg(1995)认为从语素、词语到句子都是构式。陆俭明则认为语素不是构式。本文所谈的构式指的是句子层面的构式。

〔2〕 存在句有多种(陆俭明 2008a)，对这些近义的存在构式怎么分析，我们将在另一篇探讨构式语块分析法对构式体系看法的文章中专门讨论。本文主要讨论诸如“草地上坐着两个小女孩”等较典型的存在句。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析？运用语块理论，或者说组块理论来进行分析比较好。我们所讲的“语块”，并不是根据内部的组成成分来界定的，不是目前外语教学界所说的词汇层面上高频出现的、具有一定习语性的词汇型语块(lexical chunks)或习语语块(formulaic language)。

构式语块分析法所讲的“语块”(chunk)是从构式的角度来说的，是根据构式的语义配置自上而下界定出来的。它指的是构式中承担相对独立的一部分语义单元的词项成分。例如例(3)所举的例子“草地上坐着两个小女孩”中的“两个小女孩”表示“存在物”这个语义单元，“草地上”表示“存在处所”这个语义单元，“坐着”显示存在处所与存在物之间的关系(这里具体为表示存在的方式)；它们分别是一个语块。语块的实质是句子内部的语义块。借助语块理论来分析构式内部结构，更有助于理解句子的意义。

语块是一种具有心理现实性的语言组块(chunking)现象，是认知心理层面的“组块”(Miller 1956)在语言句法层面的体现，是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实际运用单位(Langacker 1995：170、199；Croft 2001：186、189；Murray et al. 2002；Robinson 2005；Amidzic et al. 2006；Ottem et al. 2007；Xu & Chun 2007；Feigenson & Halberda 2008；陆丙甫 2008；王士元 2010)。组块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根据心理实验所提供的数据，大脑运用语言进行编码、解码，能容纳的离散块的最大限度是“七左右”(7±2)。处理者会把需要记住的离散块数量尽量控制在“四”以下(陆丙甫、蔡振光 2009)。这样，一个语句表面看是由若干个词甚至说语素组合成的，在处理加工中实际的单位是语块。

构式理论与语块理论相结合，便产生了构式语块分析法。构式语块分析法是一种基于实际使用(usage-based)的语法观，而且符合 Croft & Cruse(2004：285)所说的，构式内部各部分的关系必须从语义角度进行界定。构式语块分析法关注并探讨人类语言是如何将某一认知概念意义用构式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一个构式的意义又是如何通过构式的语块链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它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人类语言句法层面的构式“是怎么样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具体而言是：

1)一个构式表达的意义(构式义)是什么？其内部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它凸显的是什么样的语义结构关系？这种语义关系来源于什么样的认知概念结构？这种语义关系如何在句法上体现出来，并最终使一个构式的线性序列具有独特的形式、语义和功能？

2)一种语言中的构式体系是什么样的？构式与构式之间的关系如何？

3)人类语言的构式体系是什么样的？表达同一个意义，不同语言的构式之间有何共性和个性？

3　构式语块分析法的方法论

运用构式语块分析法，对任何一个构式的具体实例的分析，将遵循从构式义到语块链的分析路径。

第一，分析所属构式的构式义。如例(1)、例(3)中所属的存在构式的构式义是表示存在，表静态，具体说表示某处存在着某物，强调的是形成存在关系的整个静态场景。

第二，分析所属构式的内部语义配置结构。具体分出构式内部的相对独立的各个语义单元。例如，存在构式可以分出三个相对独立的语义单元：存在处所(构成存在关系的处所)、存在物(构成存在关系的实体)、存在关系(体现了存在物与存在处所之间具有的联系)或存在方式(实现这种存在关系的具体方式)。

第三，分析构成构式的语块链。一般情况下，一个语义单元就是一个语块。例如上述汉语存在构式，可以分出[存在处所(墙上/草地上)]、[存在关系/方式(有/坐着)]和[存在物(一幅画/两个小女孩)]这三个语块。这三个语块与整个构式之间的关系是“部分—整体”的关系(苏丹洁 2010b)。由这三个语块构成一个线性的语块链：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存在处所—存在关系/存在方式—存在物

对于中间那个语块，存在关系表示的是存在处所和存在物之间的一种笼统的联系，常用“有”或“是”来充当。“有”表达一种泛指的空间存在关系。例如，“墙上有一幅画”，仅仅告知墙上有画，至于墙上是否还有其他存在物，无从得知。“是”则表达一种排他的空间存在关系，即，某存在处所仅有某存在物。试比较(4)和(5)：

(4)a. 他是医生。　　b. 他不是医生。

(5)a. 墙上是一幅画。　　b. ？墙上不是一幅画。

例(4)中的“是”表示判断。如果加以否定，则表示否定判断。而例(5)a存在句中的“是”表示的是一种排他的存在关系。“墙上是一幅画”表示说话人认为墙上仅有这幅画，并无他物。如果加以否定，如例(5)b，可接受性便降得很低。[3]

如果要指明某存在物是以何种具体方式存在于某处所的，则用存在方式。它表示的是存在处所和存在物之间的具体联系。常用“动词＋着”来充当。例如，“墙上挂着一幅画”，不仅告知墙上有画，还道明了画是以何种方式存在于墙上的——通过挂还是通过贴，等等。

先前认为汉语存在句构式由三部分组成：存在处所、两者链接/存在方式、存在物(陆俭明 2008；苏丹洁 2010a)。然而这样分析存在问题：1)“两者链接”并没有概括出该语块的语义；2)如何解释那些既含有两者链接(“有”)又含有存在方式(“挂着”)的存在构式(例如，“墙上有一幅画挂着”)？我们认为，在汉语里，“有”表示的是一种笼统的存在关系，而“动词＋着”则表示一种具体的存在方式。如果以存在处所为话题，以存在物作为句子的结尾，即句子自然的信息焦点，则“有”和“动词＋着”不能共现，即：

(6)a. 墙上挂着一幅画。

b. 墙上有一幅画。

c. *墙上有挂着一幅画。

如果以存在处所为话题，“有”和“动词＋着”要在句中共现，其语块链如下：

	存在处所	存在关系	存在物	存在方式
d.	墙上	有	一幅画	挂着

显然，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必须看成两个单独的语块。有些语言的存在句里，这两个语块是分开的。例如：

(7)越南语：có　một　bình　nước　đặt　trên　bàn

字译：有　一　瓶　水　放　在…上　桌子

句译：有一瓶水放在桌子上。

(8)泰语：มี　น้ำ　หนึ่ง　ขวด　วาง　อยู่　บน　โต๊ะ

字译：有一瓶水放在　上　桌子

句译：有一瓶水放在桌子上。

不管是越南语还是泰语，这两个构式的语块链都是：存在关系—存在物—存在方式—存在处所。它们都同时包括了“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这两个语块分处不同的位置。

构式语块分析法的语块不是根据内部词语的多少来决定的。本文所讨论的这种存在构式，不管句子有多长，不管包含有多少个词，都是3个语块。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举了一个便于说明问题的“极

[3] 这里讨论的是句子自足的情况，对于非自足情况，如对举出现：墙上不是一幅画，而是一张挂毯，暂不涉及。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端”的例子：

(9) a. 桌上放着花。

b. 上个星期爸爸刚买的那张红木桌子上放着一盆我昨天从王府井买来的准备送给美国朋友的红彤彤的花儿。

例(9)a，只包含 5 个词(桌、上、放、着、花)，分析为 3 个语块，其语块链是：

桌上————放着————花

[存在处所]　　[存在方式]　　[存在物]

例(9)b，包含了 32 个词(上、个、星期、爸爸、刚、买、的、那、张、红木、桌子、上、放、着、一、盆、我、昨天、从、王府井、买、来、的、准备、送、给、美国、朋友、的、红彤彤、的、花儿)，但仍是分析为[存在处所]、[存在方式]和[存在物]3 个语块：

上个星期爸爸刚买的————放着————一盆我昨天从王府井买来的准

那张红木桌子上　　备送给美国朋友的红彤彤的花儿

[存在处所]　　[存在方式]　　[存在物]

4　以往认知语言学的语法模型

认知语言学关于语法组织的基本共识是：在人类认知的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中存在着一些反映了人类现实生活经验的概念空间(conceptual space)。语言是概念化的符号表达，概念化方式的共性和个性导致了人类语言的共性和个性。句法结构有着来自现实生活和认知上的动因，并不是一个绝对自主的系统。句法结构与概念结构相联系。

不同学者对上述基本共识的具体主张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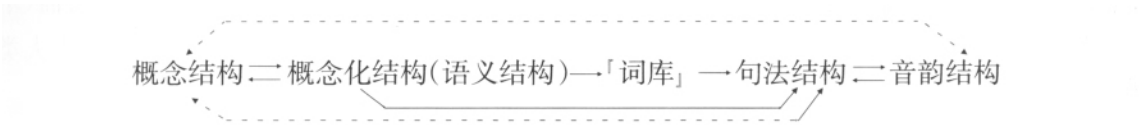
Langacker (1987)的理论框架是一个三层的单向模型：

概念结构→语义结构→句法结构。

Croft(2001:128)认为 Langacker 的模型忽略了语义结构对思维的影响，应该是双向互动：

概念结构⇆语义结构⇆句法结构

戴浩一(2002,2005)的看法与 Croft 比较接近，他在对 Jackendoff(1990)的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语法的组织是一个多层的多向模型。



陆俭明(2009b)的“认知—言语过程”假设提出了一个涉及了六个层面(从认知到语言则是五个层面)的模型：

ⅰ→客观世界；ⅱ→直感形象或直觉；ⅲ→意象图式，概念框架；ⅳ→人类语言的语义框架；ⅴ→反映该语义框架的构式；ⅵ→具体的句子。

我们认同上述主张的基本理念，认同从认知概念结构到语言结构的基本路径，认同从概念结构到语义结构再到句法结构的层次关系。然而这些模型没有明确说明一个层面中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之间的关系、不同层面各自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各个层面之间的联系也不够清晰。而且，作为旨在解释人类自然语言语法的模型，却不容易从中看出人类语言的共性。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5　构式语块分析法对语法机制的假设

借鉴上述认知与语言关系诸模型的基本精神，构式语块分析法形成了对语法[4]机制的初步假设。下文将分别从实例和理论上进行阐述。

为便于说明，我们从汉语和英语一个实例入手：

(10)桌子上有一瓶水。

(11)There is a bottle of water on the desk。

这两句都表示“某处存在某物”。图 1 是构式语块分析法对这两个句子语法机制的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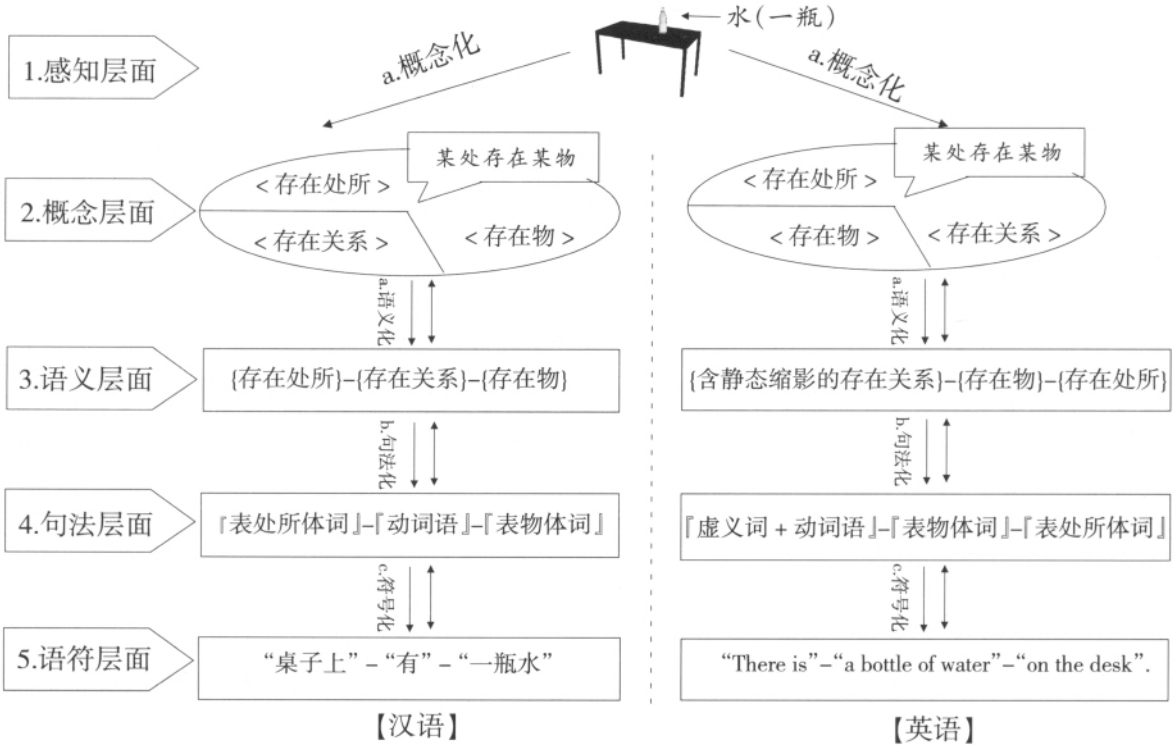


图 1　汉语和英语存在句语法机制的例释

图 1 从上至下的五个层面依次表示：

1)汉语本族语者(下简称“汉语者”)和英语本族语者(下简称“英语者”)在感知世界这个层面(下称“感知层面”)都存在着人类对一个存在场景进行感知后形成的直觉性信息。这种认知共性是由人类的生理机制决定的。

2)汉语者和英语者在概念结构层面(下称“概念层面”)都存在着一个由<存在处所>、<存在关系>和<存在物>这三个概念组块构成的概念空间；这个概念空间反映了这样一种经验意义：某处存在某物。这是汉语者和英语者的共性。而两者在概念化方式上的个性至少体现在：汉语的空间概念是根基于“全体→局部”的基模(Tai 1993；戴浩一 2002)，汉语者更加注重“由全体至局部”，从大的场景(存在处所)到小的实体(存在物)，反映了一种寻找物品的认知过程。英语则刚好相反，由小至大，从存在物到存在处所。换言之，汉语是用“移动自我”的策略来描述空间关系；英语则是用“移动客体”的策略来描述(张敏 1998：161)。

[4] 本文说的语法主要指的是句法，而非词法。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3)汉语和英语的语义结构层面(下称“语义层面”)都存在着一个由{存在处所}、{存在关系}和{存在物}这三个语义单元构成的、直接对应于概念空间的语义配置式。这是两个语言的共性。两个语言的个性则体现在语义化途径不尽相同:汉语遵循{存在处所}—{存在关系}—{存在物}这种“由全体至部分”的语义序列;英语则采用{存在关系}—{存在物}—{存在处所}这种“由部分至全体”的语义序列。两个语言的个性还体现在{存在关系}这个语义单元的不同。汉语只需要用单个动词“有”来表示{存在关系},而英语的{存在关系}包含了一个特殊的语义成分——整个静态场景的缩影。这个静态缩影指的是句首的“there”。关于这个“there”到底来自何方,很多学者讨论过(如 Fillmore 1968:73;Allan 1971 等),但都很难让人满意。本文认为,“there”是英语存在句中一个抽象的构式标记,这个标记的功能在于指示并提示整个构式所表达的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场景。存在句构式描述的是一种 Huumo(2003)所说的从外部观看的视角(external viewpoint)。“there”具有一种特殊的语义功能,提示随后的话语将是从外部对一个存在场景的整体描述。

4)汉语和英语的句法结构层面(下称“句法层面”)都存在着一个由三个句法单元构成的、直接对应于语义配置式的词类序列。这是两个语言的共性。两者个性则体现在句法化途径的不尽相同:汉语是『表处所的体词』—『表关系的动词语』—『表物的体词』;英语是『虚义词+表关系的动词语』—『表物的体词』—『表处所的体词』。

5)汉语和英语的语符结构层面(下称“语符层面”)都存在着一个由三个音/字符块构成的,直接对应于词类序列的句子实例。这是两个语言的共性。两者个性则体现在语符化途径的不尽相同。例如,汉语使用单个动词(如“有”),而英语则使用一个语义虚空的句法成分“there”+动词“be”来填充。“there”位于句首,阻止英语存在句形成由“be”开头的格式,从而避免被误识别为一般疑问句。

以上是对英汉存在句的例释。下文将从理论上讨论构式语块分析法的语法模型。

6　构式语块分析法的语法模型

下文中图 2 概括了构式语块分析法的语法模型,下面阐述这一模型的理论主张。

1)语法机制涉及五个层面:感知层面、概念层面、语义层面、句法层面、语符层面(包括音韵系统和文字系统)。这五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四种路径:概念化、语义化、句法化、符号化。[5]

2)这些层面先前的学者已有所论述。感知层面存在着人类感知客观世界所形成的直觉性信息也是一种常识。我们所提出的构式语块分析法的新的思想在于对概念层面、语义层面、句法层面和语符层面各个层面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看法。

我们认为,概念层面存在着一个个由概念组块构成的概念空间。语义层面存在着一个个由语义单元构成的语义配置式。句法层面存在着一个个由句法单元构成的词类序列。语符层面存在着一个个由音/字符块构成的句子实例。

感知层面通过概念化形成概念结构。“概念化”指人类根据本族的认知策略、方式和原则将所感知的外界信息转化成相应的概念经验的过程。概念层面通过语义化形成语义结构。“语义化”指一个语言使用具体的策略、方法和方式,将一个概念进行语义编码的过程。语义结构通过句法化形成句法构式。

[5] 戴浩一(2002)对语法组织的看法中,有一个模块是“概念化后的句法形式及词汇”。由此看来,“概念化”后的产物是“句法形式及词汇”。而从 Tai (2005)的表述“对现实的概念化可能是相对的”(Our conceptualization of reality can be relative.)看来,“概念化”实际上指的是形成概念结构的策略和原则。我们倾向于用“概念化”来指称人类感知客观世界这个环节的认知原则,而将戴浩一(2002)所指的“概念化”称为“语义化”。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句法化”指一个语言为表达特定的语义内容，选取具有相应表达功能的句法单元的过程。句法构式通过符号化形成语符实例。“符号化”指一个语言为了表达特定的语义内容，选取那些符合句法语义要求的词项，填充这一特定的句法语义结构的过程。

3)这四种路径都具有特定的方式和原则。拿汉语来说，以往发现的时间顺序原则(PTS)，“施事者非默认值”、“动作—结果”、“全体—部分”、“名词不可数”等原则(Tai 1985，1989，1993，2002)发生在这四个路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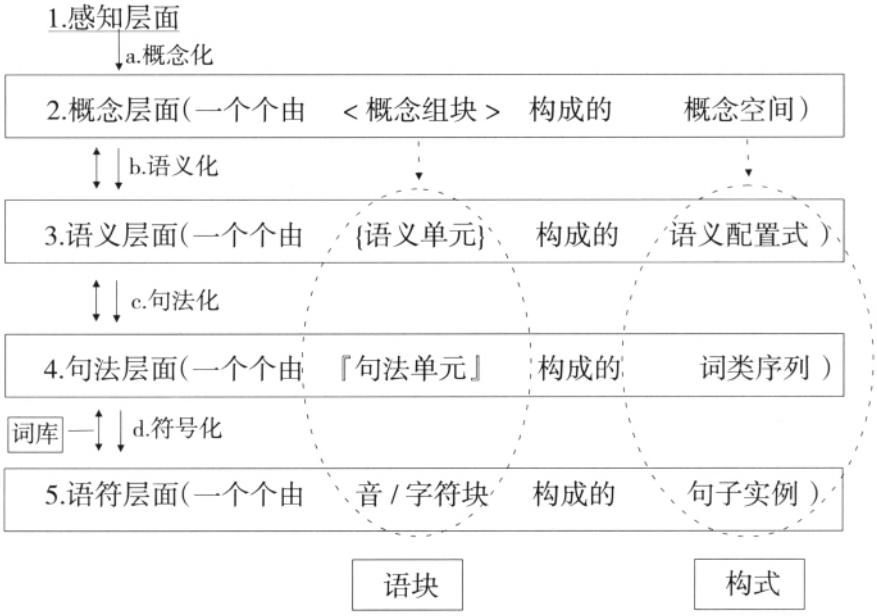


图 2　构式语块分析法的语法模型

4)构式由语块构成，构式是一条语块链。

构式和语块存在于语言系统的三个层面中。一个构式就是认知层面中一个或若干个概念空间的语言化象征——从语义层面说，体现为语义配置式；从句法层面说，体现为词类序列；从语符层面说，就是某个具体的句子实例。而一个语块就是认知层面中一个或若干个概念组块的语言化象征——体现为语义配置式中的一个语义单元，词类序列中的一个句法单元，句子实例中的一个音/字符块。

一个构式对应于认知层面中一个或若干个概念空间。那若干个概念空间在句子里如何组合，取决于语言的象似性动因和经济性动因互相竞争(Haiman 1983；张敏 1998，2008)的结果。就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一个构式是若干个概念空间的语言化象征。

在上文中我们曾说“一般情况下，一个语义单元就是一个语块”，这意味着有时一个语块可能不止含有一个语义单元。拿现代汉语里表致使的“把”字句构式来说，许多“把”字句表面上看似乎可以分析为四个语块，例如：

(12)姐姐　　把衣服　　洗　　干净了
【致使者】　【致使对象】　【致使方式】　【致使结果】

我们完全可以将上面这个“把”字句分析为由四个语块构成的语块链。然而，有的“把”字句中，体现致使方式的动词可以同时体现致使结果。例如：

(13)a. 她把花生吃了。
　　b. 他把火灭了。

例(13)a 里的“吃”是致使方式，但带上“了”后，“吃了”又同时可以认为是一种致使结果；例(13)b 句里的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灭”可理解为致使结果，致使方式“弄/吹”隐含其中。因此，在例(13)这两个“把”字句里，其致使方式和致使结果这两个语义单元整合在一起了，组成一个语块。因此例(12)和(13)的语块链实际上是(苏丹洁 2011b)：

【致使者】	【致使对象】	【致使方式＋致使结果】
姐姐	把衣服	洗干净了
她	把花生	吃了。
他	把火	灭了。

这也就是说，由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和语言加工时短时记忆能处理的组块容量的限度(Miller 1956；陆丙甫、蔡振光 2009)，特别是出于经济性的压力，若干个概念组块有可能在语言层面(包括语义层面、句法层面和语符层面)被整合成一个语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语块就是若干个概念组块的语言化象征。薛凤生(1987)认为汉语里的许多动词除了代表动作以外，还可以代表由该动作产生出来的结果，指的其实就是这种情况。

构式决定内部语块的格局，一个构式中各个语块之间的关系具有单一确定性。构式通过语块决定内部词项的构成(苏丹洁 2010b)。由于构式义的决定性作用，相同的若干个词语在不同的构式内部，凸显不同的语义关系。这就是陆俭明(2008b)所说的“词语之间语义结构关系具有多重性”。

5)人类语言句子构式的共性和个性主要体现在语块链的同异。

对不同语言里的存在句如何分析？怎么看待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

我们认为，就句子构式而言，人类语言的共性和个性主要体现在语块链的同异。语块链的同异指的是语块数量、语块性质、语块次序和语块内部语法手段的相同和不同。下面继续以存在句为例说明。

据初步考察，汉语、英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罗马尼亚语、印度尼西亚语、越南语、日语和韩语这10种语言，[6]都有“某处存在某物”这个概念框架，都有表示这一意义的存在构式，其存在构式都可以划分出“存在处所”、“存在关系”或“存在方式”、“存在物”这些语块，所不同的主要是语块的次序和语块内部的具体特点(苏丹洁 2010a)。其中，汉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罗马尼亚语、印度尼西亚语、越南语这7种语言都有“存在处所—存在关系/存在方式—存在物”这样的语块链。如例(10)的语块链可以分析为：

汉语：桌上有一瓶水。

语块链：[桌上]-[有]-[一瓶水]。

(14)西班牙语：En　la mesa　hay　una　botella　de　agua.

词译：　上　桌　有　一　瓶　的　水

语块链：[en la mesa]-[hay]-[una botella de agua].

(15)德语：Auf demTisch　steht　eine　flasche　Wasser.

词译：上　桌　是　一　瓶　水

语块链：[Auf dem Tisch]-[steht]-[eine Flasche Wasser].

(16)俄语：На　столе　стоит　одна　Бутылка　воды.

[6] 从所属语系看，这10个语言包括了至少四种语系：1)汉藏语系：汉语；2)印欧语系：英语、德语(西日耳曼语支)、俄语(斯拉夫语族东支)、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拉丁语族)；3)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印度尼西亚语；4)阿尔泰语系：韩语；5)语系未明：日语、越南语。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词译:上 桌 是 一 瓶 水

语块链:[На столе]-[стоит]-[одна бутылка воды].

(17)罗马尼亚语:Pe masă se află o sticlă cu apă.

词译: 上 桌 是 一 瓶 带有 水

语块链:[Pe masă]-[se află]-[o sticlă cu apă].

(18)印尼语:Di atas meja ada satu botol air.

词译: 上 桌 有 一 瓶 水

语块链:[Di atas meja]-[ada]-[satu botol air].

(19)越南语:Trên cái bàn đặt môt cốc nu'ó'c.

词译: 上 桌 放 一 杯 水

语块链:[trên cái bàn]-[đặt]-[môt cốc nu'ó'c].

英语比较特殊,其语块链是"存在关系—存在物—存在处所"。关于这一语块链的形成,及其特殊性的解释,上文已有论述。如例(11)的语块链是:

语块链:[There is]-[a bottle of water]-[on the desk].

而日语和韩语由于受到SOV基本语序的影响,谓词性的[存在方式]位于体词性的[存在物]之后,其语块链为"存在处所—存在物—存在方式"。例如:

(20)韩语:책상 위에 물 한 병이 놓여있다

词译:桌 上 水 一 瓶 放

语块链:[책상위에]-[물한병이]-[놓여있다].

(21)日语:机の 上に 一 瓶の 水が 置いてあります

词译:桌 上 一 瓶 水 放着

语块链:[机の上に]-[一瓶の水が]-[置いてあります].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层面,共性的比例不同。从概念结构到语符结构,各个语言在这四个层面所具有的共性的比例依次下降。Blumstein(1989: 226)发现,语法缺失患者不能产生句法正确的句子,这似乎并不说明他们已丧失句法结构的概念基础,因为他们能用其他策略和手段产生意义相当的句子。例如,very cold 中的强调副词 very,患者用重迭式 cold cold 取代;The boy is taller than the girl 这样的比较句,患者用 The boy is tall, the girl is not 两个分离的简单句取代;He will go 中的时态标记,患者用时间词替代,如 Tomorrow, he go,如此等等。在第二语言习得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所有二语习得在习得一个语法现象时,不管其母语是有标记的,还是无标记的,一开始产出的都是无标记的中介语。这些事实表明,概念结构层面的共性内容比句法结构层面的共性内容要多。

7 结语

为了探索人类语言句法层面的构式"是什么样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两个问题,构式语块分析法提出了一个"五层面四路径"的语法模型。其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构式是一条语块链。

本文以存在句为例讨论了构式语块分析法的基本观点、主要研究问题,以及用来分析具体构式的操作方法;并以英汉存在句为例初步阐述了其语法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10种语言里的存在句的共性,以此为例说明人类语言句子构式句法的共性和个性主要体现在语块链的同异。

本文的分析初步表明,构式语块分析法可以为某些句法现象提供有效的分析方法,至少可以为进一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步认识语法机制增加一种认知功能视角，为进一步认识人类语言的共性增加一种理论工具。当然，作为一个尚不成熟的新思路，构式语块分析法还有许多基础问题需要研究，这有待于在对大量语言事实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戴浩一　2002　概念结构与非自主性语法：汉语语法概念系统初探，《当代语言学》第1期，1－12页。

李临定　1982　事实和理论——对语法研究的两点建议，《中国语文》第2期，93－99页。

陆丙甫　1984　从"要谈谈两个问题"为什么不合格谈起，《中国语文通讯》第1期，1－7页。

陆丙甫　1987　从心理学角度看汉语句型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研究室编《动词和句型》，39－51页，北京：语文出版社。

陆丙甫　2008　语序类型学理论与汉语句法研究，载沈阳、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241－2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陆丙甫　蔡振光　2009　"组块"与语言结构难度，《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3－16页。

陆俭明　2008a　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1期，142－151页。

陆俭明　2008b　词语间语义结构关系的多重性，《汉藏语学报》2010年第4期，91－104页。

陆俭明　2009a　从构式看语块，首届全国语言语块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陆俭明　2009b　构式与意象图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103－107页。

陆俭明　2010　《汉语语法语义研究新探索：2000－2010演讲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苏丹洁　2009a　构式理论、语块理论和语法教学，首届全国语言语块教学与研究研讨会会议论文，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苏丹洁　2009b　构式语块教学法的实质——以兼语句教学及实验为例，第二届全球华语论坛会议论文，广州：暨南大学。

苏丹洁　2010a　试析"构式—语块"教学法——以存现句教学实验为例，《汉语学习》第2期，83－90页。

苏丹洁　2010b　语块是构式和词项的中介——以现代汉语"V起NP来"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69－77页。

苏丹洁　2011a　构式语块教学法的实质——以兼语句教学及实验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16－22页。

苏丹洁　2011b　用构式语块分析法重新审视"把"字句，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九届年会（IACL－19）会议论文，天津：南开大学。

苏丹洁　2012　取消"兼语句"之说 ——构式语块法的新分析，将刊于《语言研究》。

苏丹洁　陆俭明　2010　"构式—语块"句法分析法和教学法，《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557－567页。

薛凤生　1987　试论把字句的语义特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100－107页。

张　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　敏　2008　自然句法理论与汉语语法象似性研究，载沈阳、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536－5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Allan, K. 1971. A note on the source of there in existential sentences.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7(1), 1－18.

Amidzic, O., Riehle, H., & Elbert, T. 2006. Toward a psychophysiology of expertise: Focal magnetic gamma bursts as a signature of memory chunks and the aptitude of chess players.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20(4), 253－258.

Blumstein, S. E. 1989. Neurolinguistics: An overview of language-brain relations in aphasia. In F. J. Newmeyer (ed.), *Language: Psychological and Biological Aspects*. 225－22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ft, W.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Croft, W. & Cruse D. A.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igenson, L. & Halberda, J. 2008. Conceptual knowledge increases infants' memory capacity. *PNAS* 105(29), 9926—9930.

Fillmore, C. J.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Bach, E. & R. T. Harms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1—88.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Haiman, J. 1983.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Language* 59(4), 781—819.

Huumo, T. 2003. Incremental existence: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Finnish existential sentence. *Linguistics* 41(3), 461—493.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I*.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 W. 1995/2000.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I*.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Langacker, R. W. 1997. Constituency, dependency and conceptual group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8(1), 1—32.

Miller, G. A. 1956.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63, 81—96.

Murray, S. O., Kersten D., Olshausen, B. A., Schrater, P., & Woods, D. L. 2002. Shape perception reduces activity in human primary visual cortex. *PNAS* 99(23), 15164—15169.

Ottem, E. J., Lian, A. & Karlsen, P. J. 2007. Reasons for the growth of traditional memory span across age. *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19(2), 233—270.

Robinson, P. 2005. Cognitive abilities, chunk-strength, and frequency effects in implicit artificial grammar and incidental L2 learning: Replications of Reber, Walkenfeld, and Hernstadt (1991) & Knowlton & Squire (1996)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SLA.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7(2), 235—268.

Tai, James H.-Y. 1985. Temporal sequence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 In John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49—7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ai, James H.-Y. 1989. Toward a cognition-based funcional grammar of chinese. In James H-Y. Tai & Frank F. S. Hsueh (eds.), *Functionalism and Chinese Grammar*, 187—226.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Monograph Series No. 1.

Tai, James H.-Y. 1993. Conceptual structures of chinese Spatial expressions.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CLS* 29(2), 347—362.

Tai, James H.-Y. 2005. 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conceptualizations in chinese grammar.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4), 539—574.

Wang William S.-Y. 2010. The evolution of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第九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PCC2010)**会议论文，天津:南开大学**。

Xu, Y. D. & Chun, M. M. 2007. Visual grouping in human parietal cortex. *PNAS* 104(47), 18766—18771.

作者简介

苏丹洁，女，1984**年生，广东潮州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功能语法、现代汉语语法、汉语第二语言教学**。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 Construction is Made up of a Chunk Ch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Chunk Approach

Su Danji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USA　90095－154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Chunk Approach (CCA) is a new approach for syntax and semantic analysis. With an aim to introduc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CA, 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central ideas, research questions, methodology, and grammar model. Using the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Mandarin Chinese, English, and other eight languages as examples,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following main points: A construction is made up of a chunk chain; universals and variations of the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in human languages are mainly represented b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parities of the chunk chains. It argues that CCA provides a new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n grammar mechanism of natural languages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Keywords　Construction-Chunk Approach　construction　chunk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istential sentences

第六届青年计算语言学会议将在上海召开

第六届青年计算语言学会议（YCCL2012）**将于** 2012 **年** 11 **月** 17 **日**－18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本次会议将正式采用国际计算语言学会议的组织形式，采用国际流行的会议管理软件**（Softconf）**来对会议的投稿进行管理，并发布会议相关信息。会议征稿计算语言学所有领域优秀、独创、未发表的文章。会议主要议题如下**（**包括但不限于**）：**话语和篇章的分析与生成；信息抽取；信息检索；语言资源；词汇语义；机器翻译；多语言；自然语言处理相关应用；音韵/形态，分词，标注；问答系统；情感分析与挖掘；统计机器学习方法；文本自动摘要；句法分析；文本分类；文本挖掘；用户研究和评价方法。**

论文提交截止时间：2012 **年** 7 **月** 15 **日；论文录用通知时间**：2012 **年** 9 **月** 1 **日。**

投稿必须为独立、完整并且未发表过的论文，并由中文或英文书写。所有论文必须以电子版形式投稿，文件格式为 PDF。**论文须遵循** ACL **会议的双栏格式。会议采用匿名审稿。论文中请不要包含作者的信息。此外，请避免暴露作者身份的“自引用”，如**“We previously showed (Smith, 1991) …”，**请将引用替换为**：“Smith (1991) previously showed …”。**不满足以上要求的投稿将不予审稿。会议将评选部分优秀论文，给予一定奖励并向《中文信息学报》推荐发表。投稿请通过投稿软件**：https://www.softconf.com/c/yccl2012/

（**本刊记者**）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